

經部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左周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茅元銘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錄監生臣朱詢

欽定四庫全書

詩集傳卷十八

宋　蘇轍　撰

清廟之什　周頌

周頌皆有所施於禮樂蓋因禮而作頌非如風雅之詩有徒作而不用者也文武之世天下未平禮樂未備則頌有所未暇至周公成王天下既平制禮作樂而為詩以歌之於是頌聲始作然其篇第之先後則不可究矣考之以其時則不倫求之以其事則不類

意者亦以其聲相從乎清廟之什禮之大者也臣工之什禮之次者也閔予小子之什禮之小者也然時有參差不齊者意者亦以其聲相從也然不可得而推矣

清廟祀文王也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徳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於乎美哉其祀文王於清廟也有肅肅其敬雝雝其

和者實來顯相其禮文王没矣其神在天其主在廟然士之來助祭者猶不忘秉持其德以對其在天而奔走其在廟者言文王之澤久而不忘豈其不顯不承哉信矣其無厭於人也肅然清淨曰清廟對配也越辭也駿長也

清廟一章八句

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

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文王受命未終而没周公成王繼之天下太平以為文王之德之致也故以告之曰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已文王亦既没矣而其徳美不亡以大盈溢我後人我後人收之以成太平天命之不已也如此今將以長順文王之心惟爾子孫世世厚之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清奏象舞也

象文王之樂所謂象箾者蓋文舞也文王之舞謂之象武王之舞謂之武將舞象則先歌維清故其序曰奏象舞而其辭稱文王將舞武則先歌武故其序曰奏大武而其辭稱武王記曰十三舞勺勺大武也十五舞象象象箾也武而謂之勺者勺之序曰告成大武蓋因此詩而名之也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緝和也熙光也周公之治周也事為之制曲為之防

是以其國無不脩之政政無不脩清也清則其爲之也暇而事之也至是以無不和洽而光明者君子推其所由致之曰由文王之法文王之造周也實始肇祭天地先爲之極焉迄于周公遂以有成其成雖當周公之世然其禎祥見於文王矣

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古之儒者皆言武王崩成王幼不能踐阼周公攝天

天子位以為政七年而後反余考於詩書無之古者君薨世子即位諒闇而聽於冢宰三年蓋免喪而復成王之終喪也以幼不能聽政而聽於周公七年而復故書稱武王崩三監及淮夷畔周公相成王以黜商有大政令未嘗不稱王命也然則成王既已即位矣成王既已即位而周公攝則是二王者也蓋武王崩成王無所復父不得稱子則逾年即位而稱王雖稱王矣而不能治王事故未嘗即政是以周公當國

而治事非攝其位蓋行其事也其後七年退而復辟則成王於是即政亦非復其位蓋復其事也故此詩之序曰成王即政即政非即位也苟成王有即位有即政則周公之未嘗攝位明矣或曰即政亦即位也然則未終喪而為詩以作樂可乎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成王朝享於廟諸侯來助者以祖考之命錫之祉福其曰烈文辟公呼而告之也諸侯能奉順王室則子孫安矣無封以專利無靡以專欲則王尊之矣念其先祖之功則繼其序者益大矣勤於擇人則四方順之矣敏於為德則百辟憲之矣凡此五者先王之所以不忘諸侯而教之也烈光也辟公皆君也

烈文一章十三句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祀時祀也周之初時祀猶及先公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高山岐山也大王遷於岐山始荒有之亦既作之矣文王從而安之文王既逝矣岐周之人世載其夷易之道子孫保之不替也

天作一章七句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郊謂冬至祭昊天於圜丘夏至祭地祇於方澤詩稱
昊天是以知非祈穀之郊也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
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天將祚周以天下既有成命矣文武受之將成其王
業不敢安也夙夜積德以為受命之基蓋未嘗求之
亦未嘗舍之也未嘗求之所謂宥也未嘗舍之所謂
密也宥之也者聽其自至也密之也者欲及其時也

文武之所以答天命者如此於乎及其和洽而光明也盡其心矣故能定之也此詩有成王不敢康而執競有不顯成康世或以為此言成王誦康王釗也然則周頌有康王子孫之詩矣周公制禮禮之所及樂必從之樂之所及詩必從之故頌之施於禮樂者備矣後世無容易之且詩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又曰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成王非基命之君而周之奄有四方非自成康始也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此傳所謂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者也記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商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氏以祖宗為明堂之配而王氏以祖宗為不毀之廟予竊以鄭氏為不然何者四代之所禘皆其祖之所自出廟之

所不及者也其所祖者廟之所自始者也其所郊者先世之有功者也其所宗者近世之有功者也有虞氏繼堯堯嚳非其姓也故禘黄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黄帝顓頊之所自出而顓頊舜之祖此其不可易者也堯嚳則舜之所繼而有功者也故舜之將攝也受終于文祖堯之祖也禹之將攝也受命于神宗舜之宗也將以天下予人必告其所從受天下舜之所從受天下者堯也則舜之以堯為宗也明矣夏商

之所禘祖猶舜也而其所郊宗則其世之有功者也至周亦然其所以為異者后稷祖也文武皆王業之所自成也故雖以后稷為太祖而其禘於廟也先公之主禘於稷廟先王之主禘於文武之廟雖其所以禘太祖也雖為文王之詩故文王亦祖矣文王為祖故后稷升於郊此其所以異於夏商而已故祖宗之號非所以施於明堂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

靖四方伊嘏文王旣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將奉也享獻也其饗上帝於明堂也奉其牛羊而獻之曰天其尚右我而饗此乎蓋不敢必也故自託於文王庶幾可以致之曰我今儀式刑文王之典以靖天下苟天不遺文王而嘏之其亦旣右饗我哉天之難致也如是是以夙夜畏天之威而保文王之法庶幾可得而致也

我將一章十句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王者以時巡行邦國曰天其尚子我哉則曰天實右序我有周矣不然四方之諸侯豈其薄震動之而無不震慴以歸周者我是以能巡守於方嶽柴告天地

望秩山川徧於羣神信矣我周王維君矣然我有周豈以是求多於諸侯哉蓋亦次序其朝之羣臣斂其甲兵而收藏之求有德之人而布之於諸夏以藩屏周室如是而已然後信能保有天下此所謂明也

時邁一章十五句

執競祀武王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

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競彊也武王持其彊心為而不捨故天下莫能與之競遂成其王業而安之為天之所君夫周之興也遠矣至於武王成而安之然後能奄有四方使其明無所不至凡今所以能備其禮樂脩其祭祀以受多福者皆武王之德之致也喤喤和也將將集也穰穰衆也簡簡大也反反順習也反復也

執競一章十四句

思文后稷配天也

周頌有祭天之詩三焉其一曰昊天有成命以郊祀天地此所謂禘嚳祀昊天於圜丘而以嚳配之者也其二曰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此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者也其三曰思文后稷配天此所謂郊稷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者也此三者其說皆出於鄭氏古之論郊祀者莫密於鄭氏然世或以其怪而不信予以為鄭氏近之而不善言之故為

之辯曰天一而已然而天有五行五行之神而尊之曰五帝不可謂無六天也古之帝王以五行之德迭王天下故以火德者曰炎帝以土德者曰黃帝古之帝王以五德相授而有天下其來尚矣至於周而為木故以其行王天下則又特祀其神此亦理之當然也然鄭氏之說則恠矣曰昊天者耀魄寶蒼帝者靈威仰赤帝者赤熛怒黃帝者含樞紐白帝者白招拒黒帝者叶光紀帝王之以其德王天下者皆其所感

而生也此尚何以使學者信之然鄭氏之所謂感生者禮之所謂祖之所自出也然則記者亦過矣史稱秦襄公居西方自以為主少皥之神故作西畤以祀白帝其後宣公作密畤以祀青帝靈公作吳陽上畤以祀黄帝下畤以祀炎帝漢髙帝曰吾聞天有五帝而不足一何也於是復作北畤以祀黒帝其說皆與鄭氏合故鄭氏之說古矣而所以言之非也若夫王氏之學有昊天而無五行故曰禮之所謂禘嚳者大

祭於廟而以嚳為祖也所謂郊稷者祀昊天而以稷配也所謂祀文王於明堂者亦以配昊天也予竊而非之何者周人推其受命祖曰文王始封之祖曰后稷故周人之廟至稷而止又推而上之曰后稷生於姜嫄則又立姜嫄之廟曰先妣姜嫄帝嚳之妃而特立廟則嚳無廟矣無廟則無主無主則無以禘無廟則無所禘將禘於后稷之廟是以父而下禘於子孫之廟非禮也且夫肅之所謂其祖之自出者嚳也以

嚳為祖之所自出可也未有禘祖之父而以祖配之
者也王者之祭天地維外之故為之配以主之禘祖
之父而為之配是外祖之父也由是言之嚳不得與
宗廟之禘而祖之所自出者非嚳則所謂禘嚳者誠
配天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
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堯遭洚水之患黎民阻饑后稷播百穀以食之然後

民復粒食也方是時也天降嘉種以遺之使徧養於四方無曰此吾疆也彼爾界也布之於諸夏使常種之而後已立粒通極中也能粒烝民者后稷之功也能建皇極者后稷之德也使稷有粒民之功而無皇極之德物我遠近存於心則安能陳常于時夏若此其廣乎惟其功德相濟是以謂之文也不然服田力穡之人而能使其子孫代有天下八百年不絶乎自后稷以來世之有功於民者為不少矣而未見有其

德者是以終不能有天下雖或有天下亦未見若是其久者也得非其舊日乎來年麥也

思文一章八句

臣工之什　周頌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釐賜也茹度也保介車右也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閒田一歲曰新三歲曰畬庤具也錢銚也鎛鎒也銍穫也諸侯朝正於王因助祭於廟祭終而遣之遂戒其羣臣百工曰戒爾公事王既賜爾成法有所不知則來咨度以定之既又戒其車右曰今既莫春矣其亦視爾田事問其如何而勸督之昔后稷播殖百穀天實降之嘉種大受其明以至于今常有豐歲爾其亦使衆人具其田器以勸田

事其亦大有刈矣

臣工一章十五句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所謂啓蟄而郊龍見而雩是也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噫嘻歎也天之所以成我王業者既昭至矣我今率是佃田之農夫令無不咸播百穀曰其大發爾私盡

三十里而後已既令之民之服其耕者萬人皆出於野言人事盡矣所不足雨耳是以告之天也私民田也上之告民則先其私民之奉上則先其公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交相愛也周官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有半言三十里舉成數也耜廣五寸二耜為耦萬夫故萬耦

噫嘻一章八句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二王後杞宋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振振羣飛貌也雝澤也二王之後於周為客戾至也言客之至於廟者其容貌之脩潔如鷺之集於澤也在彼在國也在此在周也在國無惡之者在周無厭

之者然猶庶幾其能夙夜以永終此譽愛之至也

振鷺一章八句

豐年秋冬報也

報謂秋祭四方冬祭八蜡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稌稻也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烝進也畀予也皆徧也豐年載芟皆非宗廟之詩而曰烝畀祖妣

何也以為所以能進享先祖者皆方蜡社稷之功也

豐年一章七句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始作樂謂周公始成大武也祖謂太祖文王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瞽樂官也崇牙上飾也樹羽置羽也應小鞞也田當

作㯅應鞞之屬也皆在縣鼓之上縣鼓大鼓也周人始縣鞉鞉小鼓也柷椌也圉揭也簫編小竹管爲之管如篴併而吹之

有瞽一章十三句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季冬魚潔而美春鮪新來故獻於宗廟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漆沮岐周之二水也潛椮也鱣大鯉也鮪鮥也鰷白鰷也鰋鮎也

潛一章六句

雝禘太祖也

禘宗廟之大祭所謂禘祫者也太祖文王也或言周人以諱事神而此詩有克昌厥後則太祖非文王也然周之所謂諱者不以其名號之耳不遂廢其文也諱其名而廢其文者後世之禮而非周之故疑之過

矣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肆祀

其來也和其至也敬其助者公侯其薦者天子也故於其薦大牡也皆助陳其饌言得天下之歡心也

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大哉我皇考文王之安我也其臣明哲其君文武故

能安人以及於天天地神人莫不歆享其利故能昌其後嗣安之以眉壽助之以多福然此非獨文王之致也文母大姒之徳亦有以右我矣大禘之禮先王之臣有與祭者故於是稱宣哲維人焉

雝一章十六句

載見諸侯始見乎文武廟也

烈文言成王即政諸侯助祭而載見言諸侯始見乎武王廟則載見之作也成王未即政歟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載始也軾前曰和旂上曰鈴鶬金飾貌也諸侯始來見王求法度以好其車服從之以祭武王之廟思介之以眉壽而大其多祜而王之所以待辟公者則亦以多福綏之使和合於神之所嘏言君臣相與之厚也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殷尚白亦仍也言仍殷之舊也萋萋且且敬慎貌也敦琢選擇之也旅其卿大夫也一宿曰宿再宿曰信縶其馬者愛之不欲其去也追送也左右綏之言所

以安之無方也淫大也夷易也能威人則能福人矣愛之至故欲其能威福人也

有客一章十二句

武奏大武也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於乎大矣武王無競之功文王開之也文王既開其迹武王嗣而受之勝殷而止其殺人其成功也老矣

武迹也遏止也劉殺也耆考也

武一章七句

閔予小子之什　周頌

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成王始見於宗廟自傷嬛嬛無所依怙曰於乎我皇

考武王終身能孝維念我皇祖文王以其直心陟降

天人之際無有不逹今我夙夜敬止則亦不忘此而

已蓋周之先君能陟降在帝左右者惟文王也庭直

也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

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

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閔予小子成王朝廟言將繼其祖考之詩也訪落謀所以繼之之詩也訪謀也落始也曰予將謀之於始以循我昭考武王之德然而其道遠矣予不能及也將使予勉彊以就之猶恐判渙不合也令將紹文王以其直心交際上下常若陟降近在其家者美哉此皇考之所以保明其身者將何以致此哉

訪落一章十二句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兹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敬之羣臣所以答訪落也故戒之曰天命之於人顯矣不可易也無謂其高而不吾察非獨人君陟降在帝左右天亦常陟降以察其士而況於王乎王之不可不敬者如此王曰我未能明所謂敬者庶幾日有

所就月有所成講之以學使心之光明者和洽而見於外又屬任輔佛使導我以德行可以答天顯者然後敬可得也佛輔也仔肩任也

敬之一章十二句

小毖嗣王求助也

毖慎也慎之於小則大患無由至矣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莽使也桃蟲鷦鷯也古語曰鷦鷯生鵰始小而終大蓼取其辛苦也成王始信二叔以疑周公既而悟其姦故曰予其懲是以毖後患羣臣勿使予者矣予猶蜂耳苟使予予將螫女昔也始信以為是桃蟲耳無能為也及其翻然而飛則大鳥也予方未堪多難而又集於辛苦之地其奈何舍我而弗助哉

小毖一章八句

載芟春耤田而祈社稷也

禮王為民立社曰大社自為立社曰王社王社在耤

田中耤田所祈也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

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

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

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

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

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兹

載始也除草曰芟除木曰柞澤澤解散也耘除根株也隰新發之田也畛舊田有術路者也主家之長也伯其長子也亞仲叔也旅衆子弟也强民之有餘力而來助者所謂强予也能左右之曰以所謂閒民轉徙執事者也嗿嗜食聲也依愛也略利也函含也活生也既播之其實含氣而生也驛驛苗生貌也達出土也厭厭然茂甚也傑先長者也緜緜詳密也麃耘也濟濟人衆貌也飶椒皆香也以燕饗賓客則邦家

之光也以養耆老則胡考之所以安也且此也振自也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良耜秋報社稷也

畟畟良耜俶載南畆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汝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

以嗣以續續古之人

畟畟嚴利也或來瞻女婦子之來饁者也筐筥饟具也糾然笠之輕舉也趙刺也荼陸草也蓼水草也挃挃穫聲也栗栗精也百室一族之人也族人輩作相助故同時入穀𤘍牡社稷之牲也以嗣以續興來歲繼往歲也續古之人庶幾不替其先也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絲衣繹賓尸也

祭之明日復祭曰繹所以賓尸也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以祭同日周曰繹商曰肜毛氏之序稱高子之言曰靈星之尸也絲衣本宗廟之詩其稱靈星既巳失之然又有以知毛氏雜取衆說以解經非皆子夏之言凡類此耳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絲衣爵弁士助祭服也紑鮮潔貌也俅俅恭也堂門

堂也基門塾之基也鼐大鼎也鼒小鼎也吴譁也禮
繹於廟門之外其禮薄於正祭故使士升門堂視壺
濯及籩豆降適於基告濯具遂視牲自羊而之牛反
告克巳乃舉鼎冪告潔然後祭祭終旅酬而置罰爵
無有讙譁敖慢者於是神畀之以胡考之福

絲衣一章九句

酌告成大武也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熈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

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鑠盛也遵循也熈光也介助也蹻蹻武貌也載始也公事也文王有於鑠之師而不用退自循養與時皆晦晦而益明其後既純光矣則天下無不助之者文王於是遂寵受之蹻然起而王之夫文王既造其始矣故其後有嗣之者武王之興也實維文王之事信為之師夫方其不可而晦見其可而王之此所以為酌也而毛詩之序曰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則是

詩之所不言也

酌一章八句

桓講武類禡也

王者將出征則講武而類上帝禡于所征之地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武王克商以安天下屢獲豐年之祥矣然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厭也故武王桓桓保有其衆用之四方于

以安定其國家昭其德上昭于天遂以代商有天下言
武之不可廢也皇君也閒代也
桓一章九句
賚大封於廟也
賚予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
命於繹思
敷布也時是也繹陳也思辭也文王之勤勞天下至

矣其子孫應受而有之然而不敢專也是以布陳之以與人維以行求天下之定而已非求利也此周之所以命諸侯者於乎其陳之歎之也

賚一章六句

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

般般遊也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

隮狹長也喬高也猶道也翕河大河受衆水者也裒總也對答也於乎美哉王之巡行天下也陟其山嶽而道於大河思其有功於民是以至于敷天下無不總答其功者此周之命也

般一章七句

詩集傳卷十八

詩集傳卷十九

宋 蘇轍 撰

駉

魯頌

魯少昊之墟而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成王以封周公之子伯禽十九世至僖公魯人尊之其沒也其大夫季孫行父請於周而史克為之頌然魯以諸侯而作頌世或非之余以為不然詩有天子之風有諸侯之風有天子之頌有諸侯之頌二者無在而不可

凡為是詩者則為是名矣古之王者治其室家而後及於其國故以家為本以國為末家者風之所自出而國者雅之所自成也其為本也必約而精其為末也必大而麤約而精者其微也大而麤者其著也微則易失著則難喪是以文武之詩始於二南而繼之以二雅先其本也方其盛也其風加於天下横被而獨見則有二南而無諸侯之風其後王德既衰衰始於室家二南之風先絶而不繼國異政家殊俗則周

人之風不能及遠而獨為黍離諸侯之風分裂而為十一故風之為詩無所不在也當是時也王者之風雖亡然其所以為國猶在也故雖幽厲之世而雅不絶至於平王東遷而喪其所以為國則雅於是遂廢故詩惟雅為非天子不作也頌之為詩本於其德而已故天子有德於天下則天下頌之諸侯有德於其國則國人頌之商周之頌天下之頌也魯人之頌其國之頌也故頌之為詩無所不在也是二者無所不

在故其用之於樂也亦然記曰天子之射也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諸侯相見歌文王大明緜大饗升歌清廟下而管象客出以雍徹以振羽饗鄰國之使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天子諸侯未有不以風雅頌為樂之節者也然古之說詩者則不然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美盛德之形容而告於神明謂之頌然則風之作本於諸侯而

雅頌之作本於天子及其考之於詩而不然於是從
而為之説曰二南之為風文王之未王也黍離之為
風大師之自黜也魯之為頌諸侯之僣也及其考之
於樂而不然於是又從而為之説曰天子之樂之歌
風下就也諸侯之樂之歌雅上取也既為一説而不
合又為一説以救之要將以尊天子而黜諸侯是以
學者疑之今將折之莫若反而求其所以為風為頌
之實曰風言其風俗之實也頌頌其德頌之實也豈

有天子而無俗諸侯而無德者哉蓋古之王者慎其德而無失其政使天下之諸侯不善者廢善者不能獨見其化一出於天子未嘗禁其為詩而其詩亦無由而作也及至王德已衰諸侯國自為政善惡雜然交見於下雖欲禁其為詩其勢亦不可得止矣故未嘗為之制徒一其政於天下則天子之詩獨見於世諸侯之詩熄矣

駉頌僖公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黄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

駉駉腹幹肥張也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農利於近而逺不害馬故養馬於坰不以馬害農也驪馬白跨曰驈黄白曰皇純黑曰驪黄騂曰黄彭彭有力容也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故此詩四章以次言之僖公推其誠心以治其國家其思慮無所

不及以為不可徧舉故舉其一曰思馬斯臧苟思馬而馬善則凡其思慮之所及未有不善者也非至誠而能若是乎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

蒼白雜毛曰騅黄白雜毛曰駓赤黄曰騂蒼祺曰騏

伾伾有力也才材力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有駵有雒以

車繹繹思無斁思馬斯作

青驪驎曰驒白馬黑鬣曰駱赤身黑鬣曰騂黑身白鬣曰雒繹繹善走也斁厭也作奮起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陰白雜毛曰駰彤白雜毛曰騢豪骭曰驔二目白曰魚祛祛强健也徂行也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何謂也人生而有心心緣物則思故事成

於思而心喪於思無思其正也有思其邪也有心未有無思者也思而不留於物則思而不失其正正存而邪不起故易曰閑邪存其誠此思無邪之謂也然昔之為此詩者則未必知此也孔子讀詩至此而有會於其心是以取之蓋斷章云爾

駉四章章八句

有駜頌僖公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黄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

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

駜馬肥强貌也人之於馬也將用其力則致其養以肥强之馬之肥强非有所自用亦以為人用而已僖公盡其養以養臣臣盡其力以報君亦猶是故曰夙夜在公在公明明言未始不在公也僖公於是燕之以禮樂士之來者如鷺之集其醉者或起舞以相樂和之至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

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青驪曰駽有歲豐年也穀禄也臣安其君故願其富且有後也

有駜三章章九句

泮水頌僖公也

此詩言既作泮宮遣將出兵以克淮夷閟宮言公子

奚斯作新廟今考於春秋其事皆不載世有以是疑二詩之妄者予嘗辨之泮宫魯之學也閟宫魯之廟也自魯先君而有之矣僖公因其舊而脩之是以不見於春秋至於淮夷之功予亦疑焉然此詩有之式固爾猶淮夷卒獲有所未獲而欲終之則其所獲尚少也自僖公至於孔子八世事之小者容有失之其大者未有不録也今此詩之言甚美而大則君臣之辭歟或曰以君臣而為此辭可也而孔子録之可乎

曰維可之是以録之録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此孔子之所以為詩也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以至仁伐不仁何其流血之漂杵夫二子之言信矣然孔子未嘗以廢周書蓋好惡之言必有過者要不以惡為善則已矣此達者之所自諭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

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天子之學曰辟廱諸侯曰泮宮辟廱水圜如壁泮宮半之也僖公作泮宮而其民樂之曰吾思樂泮水之上雖無所得聊采其芹而足矣況於往而見魯侯哉茷茷飛揚也噦噦和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僖公之至於泮宮也則好其顏色和其笑語未嘗有

所怒也教之而已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茆鳧葵也僖公與其羣臣飲酒於泮宮咸願神錫之以難老使之順從長道以屈羣衆夫茍無其人雖有其道不能從也茍無其道雖有其衆不能服也是以願僖公之難老也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

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

烈祖伯禽也僖公信文且武其明至於伯禽故魯人化之無有不孝者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

古之出兵受成於學及其反也釋奠於學而以訊馘告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

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

狄古逖通訩訟也言其羣臣無怨猜之心故於其征淮夷而逖遠之於東南也雖烝烝其衆皇皇其大未甞有讙譁輕揚相告於訟者是以能成功而還獻之於泮宫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觩弓健貌也搜矢疾聲也束矢百矢也僖公兵戎精

繕士卒競勸故能克淮夷甚善而不逆君子於是告之使益固其道庶幾淮夷可以盡得也

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鴞惡聲鳥也食泮林之黮而猶以好音歸之況於人安有不化服者哉憬覺悟也琛寶也賂遺也南金荆揚之金也荆揚之貨其至於齊魯也自淮而上

泮水八章章八句

閟宫頌僖公也

毛詩之序曰駉頌僖公也有駜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宫也閟宫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夫此詩所謂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者人之所以願之而其實則未能也而遂以為頌其能復周公之宇是以知三詩之序皆後世之所增而駉之序則孔氏之舊也

閟宫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

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

魯以周公故得立姜嫄之廟僖公脩而新之閟深也

侐清淨也實實堅固也枚枚礱密也

黍稷重穋稙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

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先種先熟曰稙後種後熟曰穉洪水既平后稷乃始

播種百穀故曰纘禹之緒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於文武纘

大王之緒致天之届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

商之旅克咸厥功

届極也敦并之也咸兼也能兼舉先祖之功也

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為周室輔乃

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王成王也叔父周公也元子魯公伯禽也附庸不能

自達於天子而附於大國也

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

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

莊公之子僖公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功於王室故命魯公以夏正郊祀上帝配以后稷牲用騂牡

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皇祖伯禽也楅衡施於牛角所以止觸也秋將甞而夏楅衡其牛言夙戒也白牡周公之牲也騂剛魯公之牲也羣公不毛犧尊尊之以牛飾者也毛炰豚也胾切肉也羹大羹鉶羹也大房半體之俎也慶尸嘏主人也其下皆嘏辭也三壽三卿也此二章言僖公致敬郊廟而神降之福也

公車千乘朱英緑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綅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

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大國之賦千乘兵車之制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人御朱英所以飾矛綠縢所以約弓也周禮萬二千五百人為軍魯自襄公始作三軍僖公之世二軍而已二軍而曰三萬成數也司馬法兵車千乘為七萬五千人而曰公徒三萬者大國之賦適滿千乘苟盡用之是舉國而行也故其用之也大國三軍次國

二軍而已貝冑貝飾冑也朱綅所以綴也增增衆也膺當也承禦也可以當戎狄懲荆舒而莫之禦言其强也此二章言僖公治其軍旅繕其車甲器械故其民無不欲其昌大壽考而託之以為安也壽胥與試者願其壽而相與試其才力以為之用也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

若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泰山齊魯之望也詹至也龜蒙鳧繹魯之四山也故春秋齊人歸鄆讙龜隂之田禹貢徐州蒙羽其乂嶧陽孤桐魯之疆則止於此四山其餘則其東南勢相聯屬可以服從之國也常許魯之故地而未復者也春秋鄭伯以璧假許田常或作嘗齊有孟嘗豈為齊

所侵歟此三章言僖公懷柔遠方至於淮海蠻貊之
國莫不服從而願其壽考以復魯之侵地宜其室家
臣庶以保有其所服從之國也
徂徠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舃路
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徂徠新甫皆山也八尺曰尋舃大貌也新廟姜嫄廟
也脩舊曰新奚斯公子子魚也曼脩廣也僖公上為
神之所福内為國人之所安外為鄰國之所懷於是

脩舊起廢治其宮室寢廟以順萬民之望

閟宮十三章五章章九句四章章八句一章十二句一章十一句二章章十句

此詩百二十句舊分八章非也當以此爲正

那

商頌

契爲舜司徒而封於商傳十四世而成湯受命其後既衰則三宗迭興及紂爲武王所滅封其庶兄微子啟於宋以奉商後其地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

孟豬之野其後政衰商之禮樂日以放失七世至戴公其大夫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編詩而亡其七篇然春秋之際大國略皆有變風宋魯獨無風而有頌鄭氏疑而為之說曰宋王者之後也魯聖人之後也是以天子廵守不陳其詩蓋所以禮之也予聞周之盛時千八百國雖後世陵遲力强相吞而春秋所見猶百有七十餘國變風之作先於春秋數世矣而詩之載於太師者獨

十三國其不見於詩者豈復皆有說哉意者列國不皆有詩其有詩者雖檜曹之小邶鄘魏之亡而有不能已其無詩者雖燕蔡之成國宋魯之禮樂而有不能作且非獨此也齊桓晉文霸者之盛也而皆不得有詩桓附於衛文附於秦皆止於一見衛莊姜齊襄公鄭昭公事至微矣然其詩屢作而不止蓋事有適然而無足疑者若夫吳楚之國雖大而用夷且僭周室則雖其無詩蓋亦學者之所不道也

那祀成湯也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猗美也那多也置植也夏足鼓商植鼓周懸鼓鞉鼓皆所以節樂也衎樂也假至也磬玉磬也庸大鐘也

客二王後也將奉也記曰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
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故其祀成湯也取其所植
鞉鼓而奏之以作樂以樂其烈祖成湯樂奏而湯孫
至曰以是安我所思成之人記曰齋之日思其居處
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齋三日乃
見其所為齋者凡此皆非有也而生於其思故謂之
思成於是鞉鼓管籥作於堂下其聲依堂上之玉磬
無相奪倫者至於九獻之後鐘鼓交作萬舞陳於廷

而祀事畢矣於是王者之後皆來助祭無不和悅者以為凡此皆湯德之致也故曰自古在昔先民成湯造商而遺之子孫我今賴之温恭朝夕執事於此而已湯其尚顧予烝嘗哉此湯孫之所奉者庶幾其顧之也

那一章二十二句

烈祖祀中宗也

中宗大戊也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羮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黄耇無疆約軧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嗟乎我烈祖成湯有秩秩無窮之福可以申錫於無疆以及爾中宗之所故中宗猶以其餘福復興我今既載清酒於尊以畀我所思成之人又重之以和羮

於時百官總至於廟肅然無言靡有爭者故其耇老

黄耇無疆之人咸安於其位脩潔其車服以來助祭

既至而獻其國之所有凡於我受命者溥且大矣於

是天降之豐歲以供其粢盛言人既助之天又應之

然後庶幾祖考來格而饗其祭報之以福曰其尚顧

予烝嘗哉此湯孫之所奉也賚我思成猶言烝畀祖

妣古語質也駿總也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玄鳥祀高宗也

祀當作祫古者君喪三年而祫明年春禘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祫祭之禮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此詩除高宗之喪而始祫之詩也故歴言商之先君至高宗而止又以大禘之詩次之而後繼以時祀高宗之詩高宗武丁也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

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

玄鳥鳦也古猶言昔也糦黍稷也景大也員均也契母簡狄有娀氏之女為帝嚳次妃見玄鳥墮其卵而吞之因孕生契堯封之於商十四世而至於湯始受命以正域四方之諸侯四方之君罔不受遂奄九州而有之其後世世受天命無有危殆以至武丁之子

孫以武德王天下無所不勝是以諸侯建龍旂乘車奉黍稷以來助祭夫天子所居畿内千里自足以疆域四方四方諸侯頼之以安故其至者祈祈其多其大而均如衆水之赴河咸曰殷受天命天下莫不宜之者宜其能何天禄也此助祭者所以若是其多也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長發大禘也

大禘宗廟之禘也故其詩歴言商之先君又及其卿

士伊尹伊尹蓋與祭於禘也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濬深也哲明也京師方之内也諸夏方之外也幅廣也隕均也商之受命深遠而明其祥之見也久矣唐虞之際禹疏積水以疆理諸夏之國有娀於是始大上帝則已立其女簡狄之子以造商室矣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

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玄王契也桓武也撥治也契之為人武而能治授之以國政無不能達所謂在家必達在邦必達者也率循也履蹈也契之所循蹈未嘗出中然其於事能洞視其情而遽發以應之相土契之孫也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商之先祖既有明德天命未嘗去之至於湯而王業

成與天命會焉湯之所以自降下者甚敏而不遲故其德日以益升明假于天然而其心未嘗汲汲於有天下凡以敬天命而已於是天命之使用式於九圍

九圍九州也

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禄是遒

球玉也小球鎮圭長尺二寸大球珽長三尺天子之所服也湯既受命執圭搢珽以臨朝會非以寵其身

也所以挈有下國如旌旗之綴旒焉絿急也遒聚也

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

動不戁不竦百禄是緫

共珙通合珙之玉也駿大也厖厚也龍寵也戁竦懼

也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蘖

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武王湯也曷遏通苞本也蘖餘也本則夏桀蘖則韋

顧昆吾也韋豕韋彭姓也顧及昆吾已姓也湯既受命載旆秉鉞以征不義桀與三蘖皆不能自達於天下故天下截然歸商於是遂伐韋顧既克之則以伐昆吾夏桀焉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自契至湯其間蓋有微弱震動之憂歟信矣天之子商也降之卿士以左右商王而後商室以興阿衡伊

尹也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

殷武祀高宗也

撻彼殷武奮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撻疾意也罙深也裒聚也自盤庚没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撻然用武以伐其國入其險阻以致其衆

戮有罪以齊一之使皆即用高宗之次緒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盖謂此歟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既克之則告之曰爾雖遠居吾國之南耳昔成湯之世雖氐羌猶莫敢不來朝曰此商之常禮也況於女荆楚則曷敢不至哉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

解

荆楚既服天命諸夏之君凡建國于禹迹者咸以戢事來見於王以祈王之不譴曰予稼穡匪解庶可以免咎矣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天監視商為下民之所嚴而不僭不濫不敢怠遑故使之制命于下國封建其所當福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諸侯歸之上帝子之故能以商邑為四方之中赫赫濯濯光明也後生子孫也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天下既治然後伐其松柏而新其宫室既成而無所不安德之至也景山大山也丸丸易直也遷徙也虔

敬也梴長貌也旅楹衆楹也司馬遷言宋襄公脩仁行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之所以興作商頌其說蓋出於韓詩近世學者因此詩有奮伐荆楚則以襄公伐楚之事當之遂以韓嬰之說為信予考商頌五篇皆盛德之事非宋之所宜有且其詩有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類非復諸侯之事無可疑者襄公伐楚而敗於泓幾以亡國此宋之大恥既非其

所當頌而長發之詩謂湯武王苟誠襄公之頌周有
武王豈復以命湯哉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詩集傳卷十九